#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七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李　潢

編修臣裴　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監生臣金　垍

通志卷一百七十一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酷吏傳第一

前漢

郅都　甯成　周陽由　趙禹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咸宣　田廣明　田延年　嚴

延年　尹賞

後漢

董宣　樊煜　李章　周紆　黃昌　陽球　王吉

後魏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　子神 高遵　張赦提　趙霸 羊祉　崔暹　酈道元　谷楷

北齊

邸珍　宋游道　子士素 盧斐　畢義雲

隋

庫狄士文　田式　燕榮　趙仲卿　崔弘度弟昇

元弘嗣　王文同

前漢

郅都河東揚人也以郎事孝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厠野彘卒来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柰

宗廟太后何上還毳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瞷氏音癇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誅瞷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而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

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
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
與魏其侯使人以間予臨江王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
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
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
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敢近
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
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

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于是遂斬郅都
甯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
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濕薪猾賊任威稍遷至濟
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
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
其聲于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
多暴犯法于是上召甯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
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

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于是觧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産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于郡守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氏焉由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

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後由為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扶風斄人也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為廉平

然亞父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武
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大中大
夫與張湯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蓋自此始
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
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
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嘗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
以禹賊深及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
為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峻于禹

禹先以老徙為燕相數歲悖亂有罪免歸後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常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盗縱有姊姁姁音吁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溫籍縣無逋事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中上以為能遷為河内都尉至則族滅

其豪穰氏之屬河内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甯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内遷為南陽太守聞甯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甯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

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
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
亂敗于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
繫二百餘人及賔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
壹切捕鞫曰為死罪解脱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郡中
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
卿矣然其治尚寛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後會
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奸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内史

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效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嗛之音銜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縱棄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馮翊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數為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傑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

吏如居廣平時方畧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没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内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温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内徙請名猾禍吏與從事河内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内史憚之未

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坐法抵罪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他惽惽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伯落長以收司姦溫舒多諂善事有埶者即無埶視之如奴有埶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埶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請下户之猾以動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氐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于是中尉部中中猾以

下皆伏有執者為游聲譽稱治数歲其吏多以權貴富

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坐小法免是時上方欲作

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数萬人作上

說拜為少府徙右内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

復為右輔行中尉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

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

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

光禄勲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

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累千金

尹齊東郡茌平人也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埶遷關都尉聲甚于甯成上以為能拜為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後復為淮陽都尉王温舒敗後數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屍妻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為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以書勑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于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

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黄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内顧以道惡為鮮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宫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溫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

㒓俱擊朝鮮為㒓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為庶人病死

咸宣楊人也咸音減以佐史給事河東守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廐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决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内史其治米鹽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至大能

自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將吏卒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宣下吏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趨具食小羣以百數掠鹵

鄉里者不可稱數于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柰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

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以郎為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以殺伐為治郡國盜賊並起遷廣明為淮陽太守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禄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斬捕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圉圉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廄嗇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為當塗侯

德轑陽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于前小史竊言武帝謂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上曰汝欲不貴矣言汝竟欲歸不吾今貴汝謂賜之爵也女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女矣于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以廣明連禽大姦徵入為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為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為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蔡義為御史大夫以前為馮翊與議定策封昌水侯歲餘以祁連將軍將兵擊

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與姦既出不至質（質所期處也）引軍空還下太僕杜延年簿責廣明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為淮陽守亦敢誅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田延年字子賓其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延年以材畧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為爪牙誅鋤豪彊姦邪不敢發以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淫亂霍將軍憂懼與

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劒廷叱羣臣即日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僦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僦直車二

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十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延年抵曰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令縣官出三十萬自乞音氣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寔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

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寛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閤獨居齋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為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立延年

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宫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宫于是覆劾延年闌内罪人法至死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為掾宣帝識之拜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丞相掾復擢為好畤令神爵中西羌反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史從軍

敗西羌還遷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
野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
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
放為盜賊發輙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久道路張弓
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
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為兩劾欲先白
其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
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

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吏遣吏分
考兩髙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
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黄金二十斤豪彊脅息野無行盜
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
曲文以出之其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内之衆人所謂當
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測其意深
淺戰慄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延年為人
短小精悍敏捷于事雖子貢冉有通藝于政事不能絶

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内號曰屠伯令行禁止郡中正清是時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喻之曰昔韓盧之取兎也上觀下獲言良大之取兎仰觀人主之意而獲之喻不妄殺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

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𡙇莠盛苗穢何可不鋤也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為治郡中亦平屢蒙豐年鳳凰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孤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

年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延年疑少府梁邱賀毀之心恨會琅邪太守以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又延年察獄史廉有臧不入身延年坐選舉不寔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丞義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丞俱為丞相史寔親厚之無意毀傷也餽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

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以結延年坐怨望誹謗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

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為頻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臧匿亡命而北地大

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乃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横道枹鼓不絶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户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

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桓華表也）揭著其姓名（揭杙也揭音竭）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欷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子即反）賞所置皆其魁宿或

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貫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甚精甘耆姦惡甚于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闚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為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

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于貪汚坐贓
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
有治辦名

後漢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
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
宅而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
舍内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

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寃呌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使門下書佐水邱岑盡殺之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聲曰董宣生平未曽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邱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

岑官至司隷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為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時降散外戚陰氏為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徴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于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宫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

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于官詔遣使

者臨視惟有布被覆屍妻子對泣有大麥数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以宣嘗為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為郎中後官至齊相

樊煜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遊舊建武初徵為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嘗以事拘于新野煜為市吏餽餌一笥帝德之不忘仍賜煜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煜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大姓馬適匡等盜賊清吏民畏之数

年遷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煜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卒不生出獄吏民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見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四年卒官永平中顯宗追思煜在天水時政能以為後人莫之及詔賜錢百萬

子融有俊才好黄老不肯為吏

李章字第公河内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經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為大司馬平定河北召章置東曹屬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于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讌飲有頃手劔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滅之吏民遂安遷千乘太守

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餘拜侍御史出爲琅邪太守時北海安邱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而據營陵城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囚刦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至安邱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興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以章有功但司寇論月

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為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讐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收考姦藏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為辭案條教為州內所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

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
潔無資常築墼以自給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為郎再遷
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
足立寺門紆聞便往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
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門者
對惟有廷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
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
人後人莫敢欺者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

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于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皇后弟黄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劍擬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數為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為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彪奏紆在任

過酷不宜典司京輦免歸田里後竇氏貴盛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紆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然篤等以紆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復徵為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按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辟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

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爝火雖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漸不可懲革宜尋呂産專竊之亂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人之惑會褒歸國紆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録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黄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本出孤微居近學宫數見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

為決曹刺史行部見昌甚奇之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遂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朝廷舉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彊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捕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他境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

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黄昌婦也妾嘗歸家為賊所畧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黄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陳相縣人彭氏舊家豪縱造起大舍髙樓臨道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敕收付獄按殺之又遷為河内太守又再遷潁川太守永和五年徵

拜將作大匠漢安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太中大夫卒於官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劒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義處斷也常為臺閣所崇信出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髙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觧三府上球有理姦才

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畧凶賊殄破收郡内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涖高唐志埽姦鄙遂為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讐髙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况君臣分定而可懐宿昔乎令一蠲往愆期諸来効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免之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

事論頌之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敇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覧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賛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覧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

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大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內外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為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尉羽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訓朱禹齊盛等及子弟為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熲諂附佞倖宜並誅戮於是悉收甫熲等送洛

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死不滅責乃欲球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塞口箠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産妻子皆從比景球既誅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

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縢不敢陳設京師畏震時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抆淚曰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隷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節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

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語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宦者傳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以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為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衆

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為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専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惴恐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後魏

于洛侯代人也為秦州刺史貪酷殘忍部人富熾奪鄉人呂勝脛纏一具洛侯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人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胸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絶始斬其首支體四解分懸道路見者無不傷楚歎愕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孝文詔使者於州常刑人處宣告兵人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安侯泥率勒禁中不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內直而闕於一時泥以法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諍孝文聞而嘉焉賜泥衣服一襲出為幽州刺史假范陽侯以北平陽尼碩學遂表薦之轉為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之將就法孝文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宣詔責之遂就家賜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也少為沙門晚乃還俗太平

真君中為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太武南征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潛相餉遺結為兄弟遂便如親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宮得幸於文成生獻文元后臨崩太后問其親因言洪之為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為獻文親舅太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叙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為昆弟以外戚為河内太守進爵任成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内北

連上黨南接虎牢地險人悍數為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都嚴設科防募斬賊首便加重賞勤諭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姦黨過為酷虐後為懷州刺史封汲郡公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輿駕至幷州詔洪之為河西都將討山胡山胡皆保險拒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鷄原以對之時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之還拜尚書外都大官後

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姦禁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刼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輙捉至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至有百數赤葩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羈維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為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興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衆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

御戎夷頗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微時妻張氏亦聰彊婦人自貧賤至富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芳從姊重之疎張氏亦多所産育為兩宅别居偏厚劉室由是二妻妬競兩宅母子往來如讐及蒞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有受納時孝文始建祿制法禁嚴峻遂鎖洪之赴京親臨太華庭集羣臣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慷慨多所堪忍疾病灸療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

言笑自若接賔不輟及臨盡沐浴衣幅防卒扶持出入徧廵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臥而引藥始洪之託為元后兄公私自同貴戚至此罪後孝文乃稍對百官辯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年為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集定長幼其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携之宴飲醉酣之後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笑語自若初洪之富貴赫奕以舅戚之家自居遂棄宗專附珍之等後頗存振本屬而

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神少有膽畧以氣尚為名以軍功封長樂縣男累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葛榮盡鋭攻之久不能尅會葛榮見禽以功進爵為公元顥入洛莊帝北廵以神為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車駕還宫改封安康郡公普泰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薨贈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士豹齊受禪例降

高遵字世禮勃海蓨人也父濟滄水太守封浮陽子遵

賤出也其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其族兄允允時大有譽望為作計策乃為遵父舉哀以遵為喪主京邑無不弔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後為營宦路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隨都將長廣公侯窮奇等平定三齊以功賜爵高昌男補安定王相撰太和安昌二殿畫圖後與中書令高閭增改律令進中書侍郎假中書令詣長安刊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使濟兗徐三州觀

風理訟進中都令及新製衣冠孝文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常兼太祝令跪贊禮事為俯仰之節粗合儀矩由是帝頗識待之後與游明根高閭李沖等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出為齊州刺史建節歷本州宗鄉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逼人家不得絲縑滿意則詬詈不去旬月之間纖布千數郡邑苦之既莅方岳本意未弭選召僚吏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家

在齊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取貨利嚴暴非理殺害甚多貪酷之響帝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引見誚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唯貪惏又虐於刑法卿謂何如濟陰王濟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為此行自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廷尉少卿鄧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是沙門道登過遵遵以道登荷眷於孝文多奉以貨

深託仗之道登因言次申洛救遵帝不省納遂詔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寃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别處沐浴引椒而死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几案位兼尚書右丞出為西道行臺至高平鎮遇城翻被害遵弟次文雖無位宦而資產巨萬遵每責其財又結憾於遵吉凶不相往返時論責之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為虎賁中郎

將京畿盜魁首稱豹子彪子並善弓馬於靈邱㕓門間聚為刼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為戲笑其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敕提為逐賊軍將未幾而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静其靈邱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為刼獻文怒之孥戮其家而思祖家黨復相率寇盜敕提募求捕逐以敕提為游徼軍將前後禽獲殺之略盡因此濫有屠害尤為忍酷

既資前稱又籍此功除幽州刺史假安喜侯赦提克己厲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命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真香驗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為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自許詰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為訴理幸得申雪願寛憂不為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昔嘗因假而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今臺使止挾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過極横以無

辜證成誣罪於是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孝文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召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能免禍九泉之下當為仇讐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僚屬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六世孫也父

規之宋任城令太武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

邪利及其屬縣徐遜愛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鴈

門太守祉性剛愎好刑名為司空令輔國長史襲爵鉅

平子侵盜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按之抵死孝文特恕逺

徙後還景明初為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為

梁州軍司討叛氐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

將軍益州刺史出劒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為秦梁二州

刺史加征虜將軍天性酷忍又不清潔坐掠人為奴婢

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高肇執政祉復被起為光祿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驅趣陪未至宣武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為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景祉自當官不憚彊禦朝廷以為剛斷時有撿覆每令出使然好慕刑名頗為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及出將臨州並無恩潤兵人患其嚴酷子深自有傳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于滎陽頴川之間性猛酷少仁恕姦猾好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遷南兖州刺史盜用官瓦贓汚狼籍為御史中丞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即真坐遣子析戸分隷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恡陂葦侵盜公私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後累遷瀛州刺史貪暴安忍人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人村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暹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

癩兒刺史暹黙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暹與都督李崇討之違崇節度為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妓田園貨元乂獲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津縣公子瓚字結珍位兼尚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妹也後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瓚冀州刺史子茂字祖昂襲祖爵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涿鹿人也父範青州刺史自有傳道元初襲爵永寧侯例降為伯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

執法清刻自太傅掾引為書侍御史彪為僕射李沖所
奏道元以屬官坐免景明中為冀州鎮東府長史刺史
于勁順皇后父也西討關中亦不至州道元行事三年
為政嚴酷吏民畏之姦盜逃於他境後試守魯陽郡道
元表立黌序崇勸學教詔曰魯陽本以蠻人不立大學
今可聽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蠻伏其威
名不敢為寇延昌中為東荆州刺史威猛為政如在冀
州蠻人詣闕訟其刻峻請前刺史寇祖禮及以遣戍兵

七十人送道元還京二人並坐免官後為河南尹明帝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元懷荒禦夷諸鎮並改為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黄門侍郎馳驛與大都督李崇籌宜等立裁減去留會諸鎮叛不果而還孝昌初梁遣將攻揚州刺史元法僧又於彭城反叛詔道元持節兼侍中攝行臺尚書節度諸軍依僕射李平故事梁軍至渦陽敗退道元追討多有斬獲後除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之稱權豪始頗憚之

而不能有所糾正聲望更損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右邱念常與卧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常匿悅第時還其家道元密訪知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請全念身有敕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時雍州刺史蕭寶夤反狀稍露侍中城陽王徽素忌道元因諷朝廷遣為關右大使寶夤慮道元圖已遣其行臺郎中郭子帙圍道元於陰盤驛亭亭在岡上常食岡下之井既被圍穿井十餘丈不得水水盡力屈賊遂踰牆而入道元與其

弟及二子同時被害道元瞋目叱賊厲聲而死寶夤猶遣斂其父子殯於長安城東事平喪還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安定縣男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為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篤睦又多嫌忌時論薄之子孝友襲

谷楷昌黎人也曾祖渾侍中儀曹尚書自有傳楷有局幹稍遷至奉車都尉眇一目性甚嚴急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為名時人號曰瞎虎累遷城門校尉卒

北齊

邸珍字安寶本中山上曲陽人也魏太和中徙居武川鎮孝昌中六鎮兵起珍遂從杜洛周賊洛周為葛榮所吞珍入榮軍榮為爾朱榮所破珍與其餘黨俱徙并州從神武出山東神武起義信都拜珍長史上曲陽縣侯除殷州刺史珍求取無厭大為州人所疾苦徵兼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擊梁州將成景儁等解東行圍回軍彭城珍御下殘酷士衆離心至於土人豪族

遇之無禮遂為州人所害後贈定州刺史司徒公

宋游道敦煌人也高祖繇從沮渠牧犍歸魏賜爵清水公繇子巖襲爵改為西平侯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蔭子季預渤海太守游道季預之子也隨父在郡父亡吏民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為奴誣以構逆游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為鎧曹及為定州刺史又以為府佐廣陽為葛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游道為訴得

釋與廣陽子迎喪返葬中尉酈善長嘉其氣節引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游道孝莊即位除左兵中軍為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游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瞋不謝王理即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偽梁廣發士卒圍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令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即孚

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為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宜下科或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琡已下百餘人並皆聞見臣實獻直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篡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

建旗往討趣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僚乃欲為私害政為臣此言或賜怒更甚臣既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游道嘉勞之或亦奏言臣忝冠百僚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解臺郎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游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游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是宋游道邪嘗聞其名今

日始見其面遷遊道别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為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卿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是啓以遊道為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為御史中尉以遊道為尚書左丞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遊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

景録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等官貸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問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以下皆側目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奏而輒禁者游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反誣游道厲色挫辱已遂枉拷群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

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飾偽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所不容謹案尚書左丞宋游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之人之際叨竊臺郎躁行謟言肆其姦詐罕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其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而長惡不悛曽無忌諱毀譽由已憎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義雲遞相糺舉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内降人左澤等為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

日判聽游道發怒曰往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為例

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請問游道並皆承引

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者死對捍使者尚

得死坐況游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

懷盜跖欺公買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雖贓

污未露而姦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

處游道死罪是時朝士皆忿為游道不濟而文襄聞其

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彦曰此真是鯁直大剛惡人

遵彦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
復吠狗詔付廷尉游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謂之曰
卿且逐我向并州他經略不忍殺卿游道從至晉陽以
為大行臺吏部又以為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為
中尉游道以諮議領書侍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
史及文襄疑黄門郎温子昇知元瑾之謀繫諸獄而餓
之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游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
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云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

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懷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以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常與游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收游道辯而判之曰游道禀性獷悍是非肆己吹毛洗垢創疵人物往與郎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阿黨雜織陵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下科罪游道被禁獄掾欲為之脫枷游道不肯曰此令公命

所着不可輙脫文襄聞而捨之游道抗直不改天保元年以游道兼太府卿乃於少府覆檢主司盜贓得鉅萬計姦吏反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未幾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謚已而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久典機密重贈三司謚曰貞惠游道剛直疾惡如讎見人犯罪欲皆致之極法糾彈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兖州刺史李子貞在州貪暴游道按之文襄以子貞豫建義勲意將含忍游道

疑陳元康為其内助密啓云子貞與元康交游恐其別有請屬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僚撲殺子貞又兖州人為游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君游道又別劾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悦色朝士甚鄙之然重交游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有納賄必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男女孤弱為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營視為司州綱紀與牧樂昌西河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邱李奬一面便定死交奬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為佐

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游道曰不能旣而奬為河南尹辟游道為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帢待之握手歡謔元顥入洛奬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共殺之游道為奬訟寃得雪又表為請贈回已考一汎階以益之又與劉廞結交託廞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劉廞伏法於洛陽粹以徐州叛官軍討平之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五百疋後聽收游道時為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劉粹所親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

敕至市司猶不許游道杖市司勒使逮付騰聞大怒游道立理以抗之既收粹屍厚加贈遺李奬二子構訓居貧游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俠如此時人語曰游道獮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見切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内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為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獮猴而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游道死後構為定州長史游道

第三子士遜為博陵王墨曹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所祭游道而訴焉士遜晝臥如夢者見游道怒已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游道每戒其子士素士約士慎等曰吾執法太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士素沈密少言有才識稍遷中書舍人趙彥深引入内省參典機密歷中書黄門侍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恒領黄門侍郎自處

機要近二十年周愼温恭甚為彦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彦深為刺史珽奏以士素為東郡太守中書侍郎李德林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黄門侍郎共典機密士約亦為善士官尚書左丞

盧斐字子章范陽涿人也父同魏殿中尚書自有傳斐性殘忍以彊斷知名文襄引為大將軍府刑獄參軍謂云狂簡斐然成章非嘉名字也天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斐酷濫非人情所為無問事之大小拷

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因於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又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為盧校事裴揚揚得志言必自矜後以謗史事與李庶俱被鞭杖死獄中

畢義雲小字陁兒東平須昌人也曽祖衆敬魏兖州刺史自有傳父祖暉豳州刺史義雲少麤俠家在兖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晚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

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文襄作相以為稱職令普勾
偽官專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曽為司州
吏所訟云其有所減截并改換文書文襄以其推偽衆
人怨望並無所問乃拘吏數而斬之因此銳情訊鞫威
名日盛文宣受禪除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勲親累遷御
史中丞繩劾更切然豪横不平頻被怨訟前為汲郡太
守翟嵩啓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負官債先任京畿長史
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遣御史過郡訪察欲

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乃被禁止尋見釋以為司徒左長史尚書左丞司馬子瑞奏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姨祖載日內外百官赴第弔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義雲啓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為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為祖已就平吉特乞闇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婚之夕衆禮備設尅日拜閤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臺吏二十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昏誣

罔千上義雲資產宅宇足稱豪室忽稱孤貧亦為矯詐
又儁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以下五品以上令
預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以上臨日署訖義雲乃乖
例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不來於是
詔付廷尉科罪尋赦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
多煩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為北豫州
刺史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採風聞先禁其典籤家
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時論歸罪義雲云其規報子

瑞事亦上聞爾前譙賞義雲常預從此後集見稍踈聲望大損乾明初子瑞遷御史中丞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即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左丞便解孝昭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雲深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常隨之聽講為此欵密無所不至及孝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彦至都武成猶致疑惑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遂與元海等勸進仍從幸晉陽參預朝政尋除兖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本州也軒昂

自得意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離别
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鐃吹至於按部行游兩部並用猶
作書與元海論叙時事元海入内不覺遺落給事中李
孝貞得而奏之為此元海漸疎孝貞因事兼中書舍人
又高歸彦起逆義雲入州私集人馬并聚甲仗將以自
防實無他意為人密啓及歸彦被擒又列其朋黨專擅
為此追還武成猶録其往誠竟不加罪除兼七兵尚書
義雲性豪縱頗以施惠為心累世本州刺史家富於財

士之匱乏者多有拯濟及貴恣情驕侈營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閨門穢雜聲徧朝野為郎時與左丞宋游道因公事忿競游道廷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為汝義雲一無所答然暴酷殘忍非人理所及為家尤甚于姓僕隸恒瘡痍徧體有孽子善昭性至凶頑與義雲侍婢姦通搒掠無數為其著籠頭繫之庭樹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即善昭所佩刀也遺之於義雲庭中善昭聞難奔哭家人得佩刀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墅舍

旦日武成令舍人是蘭子暢就宅推之爾前義雲新納少室范陽盧氏有色貌子暢疑盧姦人所為將加拷掠盧具列善昭云爾乃收捕繫臨漳獄將斬之邢邵上言此乃大逆義雲又是朝貴不可發乃斬之於獄棄屍漳水

隋

庫狄士文善無人也祖干齊太宰自有傳父伏敬泗州刺史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少讀書傳在

齊襲封章武郡王官至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周師惟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民股慄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

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疋兩手各持一匹
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别加
賞賜物勞而遣之士文至州發擿奸隐長吏尺布斗粟
之贓無所寛貸得千餘人而奏之上悉配防嶺南親戚
相送哭泣之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
於是父母妻子惟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捶楚盈
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兆韋焜為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為
清河令二人並苛刻惟長史有惠政時人為之語曰剌

史羅剎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之歎曰士文之暴過於猛虎竟坐免未幾以為雍州長史士文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俟貴要無乃必死此官矣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父妹為齊氏嬪有色齊滅之後賜薛國公長孫覽為妾覽妻鄭氏性妬譖之於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恥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聘以為妻由是士文君明並為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

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子三人朝夕不繼親友無
贍之者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邽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為
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絶人仕周位渭南太
守政尚嚴猛吏民重足而立無敢違法遷本郡太守親
故屛跡託請不行周武帝聞而嘉之進位儀同三司賜
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平齊以功授開府從為
建州刺史改封梁泉縣公後從韋孝寬討尉遲迥以功

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高祖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
立威為務每視事于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
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暱無所容貸其女壻京兆杜
寧自長安省之式誡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
樓以暢覊思式知之笞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
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為慢已立棒殺之或
寮吏奸贓部內刦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穽中寢處糞
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

省讀先名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為上所譴除名式慙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輙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自殺家人不與陰遣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棄之式恚臥其子信時為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廷重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升用大人何能久廢乎乃至於此式歘起抽刀斫信信避之刃中於門上知之以式為罪已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官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偘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武藝仕周為内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高祖受禪進位大將軍進封落叢郡公拜晉州刺史尋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州總管在州選絶有力者為伍伯吏人有過者必加詰問輙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跡境内肅然他州縣人經其界者畏若寇讐不敢休息後因入朝覲特加恩遇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伐陳之役以為

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太湖取吳郡既破丹陽吳人共立蕭瓛為主阻兵於晉陵為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乃率精甲五千躡之瓛敗走為榮所執晉陵會稽悉平以功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為武候將軍突厥寇邊以為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世為著姓榮皆署為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在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荊堪為笞箠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

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
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乎搒捶如舊榮
每巡省管内問人吏妻有美色者輙舍其室而淫之貪
暴放縱日甚時元弘嗣除幽州刺史懼辱固辭上知之
敕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
我及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輙罰之每笞不
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
付獄禁絶其糧弘嗣饑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

究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士龍奏榮毒虐又
贓穢狼藉遂徵還京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
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所出之處有子詢
趙仲卿河南洛陽人也父剛周利州總管周史有傳仲
卿性麤暴有膂力周齊王憲甚禮之以軍功位上儀同
為畿伯中大夫後以平王謙功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
公高祖受禪進河北郡公尋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
介之失無所寛捨鞭笞輒至二百吏民戰慄無所違犯

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朔州總管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胸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於菟然事多克濟由是收穫歲廣邊戍無餽運之憂會突厥啓民可汗求婚上許之仲卿因是間其骨肉遂相攻擊十七年啓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援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啓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熲指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為前鋒至族蠡山與虜遇交戰

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啓民突厥悉衆而至仲卿為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虜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令仲卿處之恒安以功進上柱國朝廷慮達頭掩襲啓民令仲卿屯兵二萬人以備之代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頭來冦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千餘級明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啓民時有上表言仲卿

酷暴上命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為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仁壽初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按之秀賓客經過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半上以為能賞奴婢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寶雜物稱是煬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尚書事卒官謚曰肅子世弘嗣

崔弘度字摩訶衍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司空父說周

大將軍安平縣公弘度膂力絶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
性嚴酷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親信累轉大都
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為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常與訓
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
此何足畏欻然擲下至地無損傷訓大奇之後以戰功
授儀同從武帝平齊進位上開府鄴縣公賜物三千段
粟三千石奴婢百口雜畜千計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
破盧昌期于范陽復從鄖國公韋孝寛經畧淮南弘度

進攻壽陽降陳守將吳文立以前後勲進位上大將軍襲爻爵安平縣公及尉遲迥作亂以弘度為行臺總管從韋孝寛討之弘度募長安驍雄數百人為别隊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迥子為妻及破鄴城迥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脱兜鍪謂迥曰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事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使侵辱幸早為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于地駡大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昇曰汝可

取迴頭弘昇遂斬之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以弘度不時殺迴致縱惡言由是降爵一等為武鄉郡公開皇初以行軍總管拒突厥於原州還拜華州刺史納妹為秦孝王妃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所在令行禁止盜賊屏跡梁主蕭琮來朝被止以弘度為江陵總管鎮荆州陳人憚之不敢窺境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平陳賜物五千段高智慧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隷楊素出討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于素素每

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素亦優容之及還以行軍總管檢校原州事以備胡無虜而退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女為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誡其寮吏曰人當誠慤毋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一一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云鼈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者莫不流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者為武候車騎亦嚴刻長安

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炙三年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理家如官子孫班白動行捶楚閨門整肅為當世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弘度憂恚謝病于家諸弟乃與之别居彌不得志煬帝即位河南王為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使者反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疾不起帝黙然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幾卒弘昇字上客在周為右侍上士從平尉遲迥以功

拜上儀同尋加開府封黄臺縣侯高祖受禪進爵為公授驃騎將軍歷慈鄭二州刺史襄州總管以戚屬故待遇隆重及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即位歷冀州刺史信都太守位金紫光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詣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奔還發病卒

元弘嗣河南雒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弘嗣少襲爵年十八為左親衛開皇九年從晉王平

陳以功授上儀同後除觀州長史以嚴峻任事吏民怨之轉幽州長史于時燕榮為總管以酷虐聞榮每肆虐於弘嗣嘗笞辱之弘嗣心不伏遂被禁語在榮傳及榮誅弘嗣為政酷又甚之每推鞫囚徒多以酢灌鼻或椓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奸偽屏息仁壽末授木工監修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取遼東之意遣弘嗣往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箠楚官人督役晝夜立于水中畧不敢息自腰以下無不生蛆死者十三四尋遷黃

門侍郎轉殿中少監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禄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會奴賊寇隴右詔弘嗣擊之及楊元感作亂逼東都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元感者代王侑遣使執詣行在所以無反狀得釋帝疑之除名徙日南道死時年四十九有子仁觀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尋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徵為光禄少卿以忤旨出為恒山郡贊務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

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而數之因刻木為大械埋之於庭出尺餘四面各埋小械令其人踣心於械上縛四肢於小械以棒打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民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為妖妄皆收繫獄比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輙皆覆面于地而箠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結聚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數千人復將

殺之郡中士女號哭于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上聞之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鎖之斬于河間以謝百姓讐人剖其棺臠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



通志卷一百七十一